扁都口 田蹊

扁都口的油菜花

□ 滕建民

游民乐扁都口，最难忘的莫过于那片高原油菜花。

民乐的油菜花，比别处开得稍晚些。若要为山城民乐寻一个花的意象，它便是当之无愧的选择。那金黄铺展得耀眼，带着泥土的质朴芬芳，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气质，恰如民乐人那般醇厚实在。

更因有雪山滋养、草原映衬，这片油菜花在一众花海中独具风骨。金黄铺展在祁连山脚下，与苍茫山峦、碧绿草甸相映，成了南来北往的游客心中独特的印记。

到了盛夏，民乐的大地更是成了野花的盛宴。粉团花、马莲花、狗牙花、打碗碗花挤挤挨挨铺满乡间小径，在坡地沟壑间争着占一席之地。它们听风拂过如奏谣曲，伴溪水潺潺似在低吟农人生活的甘苦。田野间也不寂寞：豌豆花、大豆花、土豆花等，各自在田垄间活出了独有的姿态。

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南行去，风里的气息渐渐变了。先是一丝若有若无的清冽，像祁连山巅尚未融化的雪水，带着点凉丝丝的甜；再往前走，那味道里慢慢渗进了些许温润的香，混着新翻泥土的腥气，丝丝缕缕缠上鼻尖——是油菜花，正顺着起伏的坡地漫过来。等回过神时，脚下的路早已被一片晃眼的金黄收了去，整个人像被一张柔软的金毯轻轻托着，连脚步都不由得放轻了，生怕踩碎了这满坡的明媚。

蹲在田埂边细细打量，才发现单朵的油菜花原是这般精巧。四片嫩黄的花瓣像被阳光吻过似的，薄薄的，带着点半透明的润，小心翼翼拢着中间细细的蕊，黄得纯粹，却又透着股怯生生的娇。可就是这千万朵细碎的小黄花，凑在一起竟生出了铺天盖地的气势。它们从脚边开始，顺着坡地一层叠着一层往上铺，绕过田埂的弧度，漫过溪涧的边缘，一直铺到远处山峦的褶皱里，浓得像化不开的蜜，又亮得像把阳光都揉了进去。

阳光穿过花瓣时，像是特意给这金色镀了层柔光，连空气里都飘着细碎的光斑，在衣襟上、发梢间跳着轻快的舞。恍惚间，耳边竟真的钻进些窸窸窣窣的声响——许是相邻的花瓣被风推着轻轻碰了碰，发出“沙沙”的私语；又或是风从花海里穿过后，卷着千万朵花的笑意，在耳边打着转儿，留下一串清浅的“嗡嗡”声。泥土的腥气混着花香漫上来，不浓，也不腻，反倒清清爽爽的，带着点雨后的湿润。让人忍不住多吸几口，仿佛把这高原的阳光与水土，都咽进了心里。

往深处走，野花渐渐多了起来。粉团花挤在石缝里，紫莹莹的马莲花举着细茎在风里摇，狗牙花星星点点撒在草丛里，打碗碗花则顺着田埂悄悄爬，把绿色的藤蔓织成张轻软的网。田垄间更热闹：豌豆花红得透亮，像小姑娘害羞时的脸蛋；大豆花雪白雪白的，攒成一串串藏在叶底；土豆花最是别致，蓝幽幽的花瓣上沾着细密的绒毛，风一吹就轻轻颤。可这些花再热闹，在油菜花面前都像是收了声——它们少了那份从山脚一直铺到天边的壮阔，也没有那种与雪山、草原撞在一起的野性，终究是成了这片金色海洋的温柔注脚。

走到扁都口时，才算真正见着了油菜花的气魄。远处的山是青灰色的，像被天公随手抹了几笔浓墨，石崖棱角分明，沉默地蹲在那里，倒像是守护这片土地的巨人。而巨人的脚下，油菜花正铺成一片望不到头的金毯，从脚边一直漫到祁连山的褶皱里，浓得像化不开的蜜。风过时，花海起了浪，金色的波涛一层层涌过去，拍在草原的绿边上——那草原像条翡翠玉带，刚好系在山腰间，把金色的花与青灰的山隔开，又在交接处晕出些毛茸茸的边，倒像是大自然特意绣上去的花纹。

抬头望，雪峰在远处的天边闪着光，像巨人头顶的银冠，明明离得远，却能感觉到那股清冽的寒气，与脚下花海的暖黄撞在一起，竟生出种奇异的和谐。这时候才懂，为何说扁都口的油菜花是独一份的——别处的花再盛，也没有这样雪山作背景、草原作衬裙的排场，更没有这高原的风，把花的香、草的青、雪的凉，都揉成一团独特的气息。

顺着花海间的小路往前走，能看见三三两两的农人在田埂上忙碌。他们戴着草帽，裤脚沾着泥，手里的镰刀偶尔闪过光，却不怎么惊扰这片花。有个老阿妈坐在地边歇脚，见我望过来，笑着递过一小把刚掐的油菜叶，说：“尝尝？用开水烫烫，拌上蒜泥和清油，香得很。”我接过叶子，指尖沾了点青涩的汁，凑近闻闻，果然有股清清爽爽的草木气，混着方才闻到的花香，一下子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。

小时候，总见奶奶迈着小脚，从柜里捧出黄瓷油罐，用油搭子蘸上清油轻抹锅底。切好的菜一入锅，“刺啦”声响里腾起淡蓝烟霭，清油的香便漫遍院子。每到饭点，整个村庄的炊烟里，都飘着这股熟悉的味道。那弥漫院子的饭菜香，竟与此刻的气息隐隐重合。

不远处的村落里，炊烟升起，风里飘来新烤的馍馍香。循着香味走到村口的小饭馆，老板娘正把刚炸好的油馃子摆上桌，金黄的馃子还冒着热气，咬一口，外酥里软，满嘴都是清油的醇厚。她笑着说：“咱这油，都是自家菜籽榨的，没掺别的，香吧？”确实香，那香味里带着阳光和土地的味道，透着实在劲儿，就像这片土地上的人。

如今，从南到北，自东向西，无数游人跨越千山万水，不顾路途遥远与旅途劳顿，专程奔赴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下——为的是亲见扁都口油菜花的绚烂，亲历这片被雪山垂青、受日月星辰呵护的高原花海的壮阔。

我想，油菜花带给游客的，远不止赏心悦目的风景与独具地方特色的美食，更让他们动容的，是西部特有的民俗风情，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交融的印记，是油菜花在这片高寒土地上坚守的执着与坚韧；还有这片土地上勤劳的人们，用双手编织幸福生活，为家乡绘就的动人画卷。

傍晚时分，夕阳为花海披上橘红色轻纱，雪峰也被镀上一层金辉。游客举着相机追逐光影，孩童欢快地嬉戏，老人坐在田埂上闲谈，说着收成、天气，也聊着这几年赏花人渐多的新鲜事。风里的花香渐渐淡去，与炊烟的气息交织；远处的雪峰慢慢隐入暮色，唯有山顶的银冠依旧闪亮。此刻才恍然明白，人们来此观赏的哪里只是花——是看高原之上，金色与青色碰撞，温暖与清冽相融；是看这片土地上，花将美丽赠予游人，将果实献给农人，把日子过成了既有烟火气、又不失诗意的模样。

离开时，裙摆仍沾着淡淡的花香。回头望去，扁都口的夜色中，油菜花田已成为一片朦胧的金影，唯有雪峰在天边亮着。忽然懂得，这油菜花早已超越了花本身的意义：它是河西走廊递出的名片，印刻着雪山的清冽、草原的碧绿、土地的厚重；是别在民乐胸前的徽章，闪耀着农人的勤劳、日子的温暖、高原的坚韧。来过，见过，便再也无法忘怀。

扁都口生态休闲旅游区 田蹊

相关链接

张掖景点推荐

平山湖大峡谷：平山湖大峡谷距离张掖市区56公里，是张掖地貌景观大观园中最美的景观之一。峡谷内幽深的沟壑、陡峭的崖壁、奇特的石林，是大自然历经亿万年雕琢的时光印记，也是通往远古世界的神秘通道。峡谷以流水沟壑为基本特征，山势低且平缓，以沙石山为背景，主要呈红白和赭红色调，色彩略显灰暗。峡谷内的岩石造型奇特，有的像城堡，有的像巨人，有的像动物，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在这里，你可以选择徒步穿越峡谷，感受大自然的雄浑与壮丽，也可以乘坐骆驼或越野车，体验别样的探险之旅。

张掖大佛寺：大佛寺始建于西夏永安元年（1098年），原名迦叶如来寺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4A级旅游景区，也是“金张掖”的标志性建筑。寺内保存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，卧佛头北脚南，面西而卧，形态逼真，庄严肃穆。在大佛殿后面的藏经阁内依然保存着世所罕见的明代手书金经《大般若经》和保存完整的明代官版初刻初印本《北藏》，以及众多的馆藏文物精品。

焉支山国家森林公园：焉支山又名胭脂山、燕支山，东西长约34公里，南北宽约20公里，主峰百花岭（也叫百花池）海拔3978米。这里自然风光优美，森林覆盖率高，是大自然的天然氧吧。景区内有玉皇观、钟山寺、八仙峰、万寿岭、马莲亭、瑶池等景点，动植物资源丰富，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野生植物有裸果木、半日花；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玉带海雕、金雕、马麝、黑鹳等。漫步在焉支山的林间小道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欣赏着山间的美景，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肃南巴尔斯雪山：巴尔斯雪山景区位于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河乡西岔河村境内，“巴尔斯”在裕固族语中意为“高大、雄伟、神圣”。景区内呈东西向分布有六座雪山，其中主峰巴尔斯雪山海拔5118米。景区内主要由冰川地质遗迹、河流、湖泊和高山草原组成，山下居住着古老的草原民族——裕固族。巴尔斯雪山西侧的巴尔斯冰川景观奇特，远望形似半月悬垂天际，近看则斜卧于山间谷地，冰壁矗立，冰斗深陷，神秘莫测，气势磅礴、形态秀美、宏伟壮观，冰川大部分为透明冰体，晶莹剔透，雪面洁白无瑕。在这里，冰峰在蓝天丽日下分外晶莹耀眼，与潺潺的溪流以及绿草如茵的高山牧场，共同构成一幅恬静而又充满生机的迷人画卷，不同季节景色优美醉人，宛若人间仙境，四季均可游览。

芦水湿地鸟翩跹

□ 王升君

黑河自鹰落峡奔腾而下，到了甘州地界，像是奔袭千里的旅人终于肯歇一歇脚，水流渐缓处，便漾出了这片芦水湾。芦苇在这里扎下了根，一簇簇、一蓬蓬，青碧的秆子挨挨挤挤，叶片在风里互相摩挲，织成无边无际的绿。水也恋着苇，或明或暗的水湾藏在苇丛深处，倒映着天光云影，偶尔有鱼群游过，搅碎一湾碎银，又被芦苇的影子轻轻拢住——苇与水就这样缠缠绕绕，向南铺展，仿佛要把整个甘州的绿意都织进这湾湿地里。

周末的午后，我踏过木栈道走进了芦水湾。刚靠近苇丛，一股潮湿的气息便漫了过来，混着水草的腥、泥土的润，还有芦苇叶那点微涩的青气，吸进肺里竟带着丝凉意，像把积攒了几日的烦闷都冲散了些。脚下的小径嵌在绿海里，阳光从苇叶的缝隙里漏下来，在地上织出晃动的光斑，空气里满是负氧离子，每走一步都觉得浑身的毛孔在舒展。

一湾苇，一湾水；一湾水，一湾苇，就这样向南一直无边延伸。祁连雪山如巨龙般雄阔的阳刚之气，柔和的弧线与眼前柔媚的芦苇、淡绿色湖水相辉映。

站在这样的境地里，人是松快的，仿佛可以把心事摊开在苇叶上，让风带走；也可以眯着眼做梦，梦见自己变成水里的鱼，或是苇秆上的虫。难怪1943年的那个夏日，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罗家伦先生站在甘州鼓楼上眺望时，会被这片景致勾出诗意。据说那天风和日丽，先生望着戈壁尽头突然铺展开的水草芦花，彻底颠覆了对张掖“黄沙漫天”的固有印象，提笔写下“绿荫丛处麦毵毵，竟见芦花水一湾。不望祁连山顶雪，错将张掖认江南”。这诗句里的惊叹，大抵与此刻我心里的柔软，是相通的。

阳光从芦苇的枝叶间射进来，我浸在这懒散闲适中，幻若一尾鱼，游在绿色的海里，索性提着鞋子光脚行走在光影斑驳的小径。

沿着鸟鸣的声音，不自觉走向芦苇深处。寻觅，也不完全因鸟声，浸在幽静的绿海，总有神秘的意味牵动。

大苇莺淡黄色的眉纹，工笔细描的精致，翘起灵动自信的扇状尾羽。身体约十几厘米，却是民间的建筑高手，轻轻地收拢苇秆，苇叶编织成巢，筑起一座精致的“吊脚楼”。它是芦水湾的大嗓门歌手，高踞芦苇顶端，沙哑的女中音带着乡村音乐风格。小太平鸟轻柔的体态在苇叶间翻飞，它欢快的清音好像永远不会停止，清幽的笛鸣，荡成绿色的气流。

泊在水里的鸟们没有婉转的歌喉，只有偶尔嘶哑的鸣叫。在水里施展性情，赤麻鸭的孩子们扑闪幼翅，在爸爸妈妈的视线范围内划来划去，偶尔打个筋斗，小试水性。绿头鸭贴着水面施展轻功，展开翅膀，脚蹼如闪电般划动，跑出五六十米后凌空飞起，半空里抖落闪亮的水珠，打个旋儿又踅回来，像刚刚完成巡航任务，贴着身着灰色衣服的爱人的身边小憩。雄性绿头鸭美丽的头饰是它的骄傲，禁不住让人多看几眼。而它朴素的爱人永远给它家的依靠。

天鹅总是带着股傲气。白天鹅通体乳白，脖颈优雅地上扬，眼神里透着种不屑一顾的清冷；黑天鹅更显神秘，长脖颈时而高高扬起，时而弯成个优美的弧，像个永久的问号，引人遐思。它那漆黑的羽毛与鲜红的长喙，像是用身体演示着一对反义词，矛盾又和谐。我曾见过一对白天鹅与一对黑天鹅在水面相遇，屏住呼吸等着看场“领地之争”，可它们只是静静游过，连眼神都没交汇——白有白的优雅，黑有黑的傲慢，或许是这湾水滋养了它们的从容，不必争，不必抢，各有各的天地。

最孤独的是白鹳。它总爱独自立在湖边，一只脚蜷着，一只脚浸在水里，长长的喙微微昂着，凝视着远方的天空。精瘦细长的腿爪撑着它的身体，透着股超然物外的意味，还有种内敛的自尊。它就那样静立着，是生命最舒展的姿态，仿佛世间的浮躁都与它无关，只守着这份安稳，成了湿地里一道沉默的风景。

在芦水湾待得久了，会觉得这里的一切都与人熨帖。风是柔的，水是清的，连阳光都带着点恰到好处的暖。被这湾湿地环抱着，满身的疲惫像被清冽的水洗过，倦闷的情绪一点点缓释，心里只剩下归人的安稳与温暖，还有那份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舒展惬意。

这一切的滋养，都来自黑河的清流。那水从远方奔来，淙淙地淌进苇丛，在浅水处积成小小的滩涂。我忍不住把脚浸进去，清冽瞬间顺着脚心往上蹿，带着点雪山融水的凉，却不刺骨，反倒像一股灵气，从脚底直抵心口——那一刻忽然懂了，这芦水湾的绿，这湿地的灵，原是黑河把祁连山的魂，都悄悄藏在了这里。

芦水湾生态景区 杨永伟

本报地址：兰州市白银路123号 邮编：730030 甘报集团传媒分公司：8158717（带传真） 甘报集团发行分公司：8156468 印刷：甘报集团印务分公司（电话：8156348） 昨日本报5时00分开印8时30分印完